



“对于我们的老师而言，这可能只是一个很平常的手术；但对这个孩子来说，这次救治会改变他的一生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去争取。”孙肇星说。

博医团这次服务地点的选择，有着深刻的历史含义。55年前，上医一批有志青年学子组成“指点江山”医疗队，志愿到国家缺医少药的农村山区，扎根黔东南山区11年，先后转战3个驻点。他们为当地群众防病治病，筹建完善基层医院，为乡村培训了一批赤脚医生、卫生员，通过艰苦奋斗践行他们的“健康中国梦”。

他们服务的地点，正包括剑河县。当年的上医人都是带着户口本离开上海，下定了在西部奋斗一生的决心。如今，他们服务国家、奉献民族的精神，在上医师生中坚定传承。

“前辈们的精神让我深深震撼，

而走到一线去服务，更让我坚定了当初选择医学之路的初心。”孙肇星告诉《新民周刊》记者，在暑期实践的基础上，博医团近年来正在拓展活动的内容与形式，包括为上海有需要的社区、企事业单位等提供义诊服务，创作并为公众讲授医学科普课程等。这些努力，都是为了更好地延续“为人群服务、为强国奋斗”的上医精神。

上医人为强国做出的重大奉献与牺牲，在更早就已开始。

1955年3月30日，在援建大西南的背景下，中央决定：当时名为“上海第一医学院”的上医及其附属医院整体迁往重庆。上医人在时任党委书记、院长陈同生的带领下，权衡利弊、听取多方意见，决定在拥护该决议的基础上，战略性地提出“留住上医，援建重医”。提议最终争得中央同意，上医的一半物资设备运往重庆，并动员一半的人

上图：东一号楼，是复旦上医校园内历史最悠久的建筑，也是上医人的精神地标。

员自愿前往，在当地白手起家，建设重庆医学院，即后来的重庆医科大学。

当年，选择扎根在西部这片热土的上医人，包括时任上医副院长、后任重医院长的钱惠。他一留就是50年，再也没有离开，直到生命终结。这位百岁老人临终的遗愿是将自己的骨灰分成三份，一份留在他奉献了50年的重医；一份抛洒在长江，沿着上医人当年来的路，顺流而下；一份留在他医学之路启航的上医。如今，钱惠的英灵，仍安息在上医东一号楼西侧的一处石碑下，带给上医人为国奉献的力量。

如今，重庆医科大学已成为西南地区医学教育的重镇。

除了“花开重庆”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上医还援建了全国的四所医学院。近五年来，上医对口援建的医疗机构达到69家，累计派出医务人员近千人次，建立特色专科164